

愛 的 謎

金 石 聲 著

上 海

啓 智 書 局 印 行

1 9 2 8

愛 的 謎

金 石 聲 著

上 海

啓智書局印行

1 9 2 8

1928. 12. 20. 出版

1 — 2000



每冊實價四角半

(一)

瓊珠今晚和文遠出來，真感着非常的愉快了。他們並肩行過月光洒滿的公園門口時，文遠雖然嘿嘿地不說話，但她覺得有許多愉快甜蜜的話，在胸部喉頭騰湧着，喜樂的心情，和空中地上的銀色的月光溶化了。

他們本來約定出來看戲的，瓊珠看見這樣優美的月色，很想取消了看戲的成約，和他到公園裏去，趁着這美景良辰，說些體己的話。但她

的意念無論如何強烈，終不敢向嘿嘿無言的他提出，跟着他的機械的步武，在向前邁進。

“你不疲倦嗎？”文遠像自己也感覺過於沉寂緘默了，在機械的冷然問了一句，眼珠仍呆呆地直望着橫臥在前面的反映着銀白色的馬路。

“我？我不疲倦的。”受了他的冷淡的壓迫的她，愉快的心情，又從苦悶中甦醒過來，抬起頭了。

“如果疲倦時，就叫一輛馬車來也好。前面的路，還有一段呢！”

“不要了！不過……”進公園裏去的意念再在她的心裏湧現時，回頭看看，公園已落在背後，迷濛在銀色的光輝裏了。

“什麼？”他也受她的牽引回頭看。

“沒有什麼！不要坐馬車了。”本來貪着月色步行了好多路，賸下的一段路，她也不願意再坐車了。

他從衣袋裏取出烟盒，打開烟盒蓋抽出一

支烟時，她在清輝下，偷眼看看，烟盒蓋的裏面嵌着一張女人的照片，並插着一小枝半枯萎的桂花，雖然月光掩映下不能看出那張照片是誰的，但從一枝桂花的標記，就不難推測是丁靜如的了。

不自然的強烈的嫉妒，又在胸中燃燒起來，也嘿嘿無言，機械地向着銀白色的路上前進。

他一邊走，一邊吸烟，烟絲引得很長，繚繞在她的髮上，鬢邊，頰間。他的視線，給烟絲牽引着望到她的面上，高高的鼻樑，豐滿的頰，粉白的面色，映在月光下，籠在烟絲中，也自有一種飄逸高尚的情致。

——我太對不起她了，她這樣真摯的愛我，我怎樣可以這樣冷落，對她完全沒有熱意呢？我太對不起她了！

他起了一種良心的不安，便把左手伸過去，緊緊握住她的手。

她很柔順地讓他捏着手，並嬌嬌地靠到他

肩膊上來，一切嫉妒慚恨都消失了，雖然他吸着的烟支上，依然帶着桂花香向她的鼻中襲擊。

月光圓鏡般清澈地照着，馬路旁邊的街樹，等距離地在馬路上投出一團陰影，兩邊的商店裏，炫耀着光亮的電燈，酒樓上沉濁的的華笑聲，清脆的肉聲，散到馬路上來，閃着電燈光的黃包車在街頭躑躅，幽幽的像夜遊的鬼般，有一個黃包車夫就在大商店的前面，映着燈光細數他勞力換來的一串銅元。

文遠看見各種景象，觸着心事，心裏又冰冷下來。

——誰說中國社會沒有階級呢？近來一般去爭論中國社會沒有階級對立的人，真是閉着眼睛說話的了。無論小小的事，階級的對立分得極明瞭，階級的意識亦表現得很顯著，誰說中國社會沒有階級呢？即如自己的戀愛問題，婚姻問題，亦是受了階級的支配……

他想着，又煩悶起來，傷心起來，仍回復了

冷靜的面孔。

他們倆走到G戲院前來了。

華彩雪亮的電燈光，照得在戲院前往來的人，不敢向戲院門額上逼視，兩邊壁上，張掛着許多紅紙金字的戲單，反映着燈光，發出一種富貴氣概的光輝來。

文遠一邊踏進戲院門，一邊看看入門後望得着的內層壁上掛着的大鐘，距開演的時間，還差四十五分。

他想，就現在進到戲院裏面，兩個人寂寂枯坐在光明的電燈光下，亦是索然無聊，恐怕這四十五分的時間，要像挨一日的光陰般難過罷。於是他又回想到以前和靜如看戲，自己總喜歡提早一點鐘進場，現在兩種異樣的心理比較起來，一邊在感着寂寞的悲哀，一邊在暗暗對身邊的瓊珠抱着慚愧。

“我們出去走走再來罷。”他說了，掏出身上的錢來對好戲院的時刻。

瓊珠茫茫然又跟着他從戲院門口出來。

閏過月以後的八月中旬的晚上，氣溫已經很低了。清明的月光洒上身來，像浸入冷水盆裏般了。

瓊珠把灰白的絨織圍巾緊緊纏着頸項，跟在文遠的後面慢慢的走，她的趾尖和指尖，因為剛才跑路運動催促血液的循環，還覺得暖暖地，祇半露在空氣裏的頸項，夾背心蓋不着的肩膊，和薄薄的圍裙下，穿着單褲的脚大腿，微微的感着冰冷，時時要靠近文遠的身邊來。

“由這條橫街穿出市外的大草坪看看月光罷！”文遠和瓊珠走到分歧路上，站住了後，文遠這樣對瓊珠說。

“我不敢走這黑暗的路！”瓊珠表示不贊成。

“那末，我們向下一條的大街上走一遍，再由K路轉灣回來。”

瓊珠點了點頭，就跟着他向着熱鬧的大街前進。

大街上的燈火，像春深的繁花般開着了。一切冬季的貨品，都在各大公司的燈火輝煌的窗口陳列出來，要引人起一種溫暖的感覺的皮料，各色各樣在一件件堆疊着，迷亂人的眼光的珠寶，也在吐出華貴的光燄。在馬路上徘徊來往的男女們，都表現着雍容華貴的氣概，除了幾個黃包車夫外，看不見一些衣衫襤褸，鐵青面孔的窮人，似乎這世界已經和窮困絕緣了。

他們在各大洋貨店的貨品陳列窗前站着，看了一會陳列的貨品以後，又走到上海珈琲店面前來了。

“你覺得冷嗎？”文遠側過頭問她，但她搖一搖頭。

“你覺得冷時，就到珈琲店去喝一點酒罷，好不好？”文遠再問她。

“……”她不表示可否。

“橫豎時間還早得很，我們去喝一點酒罷！”
文遠掏出錢來看後，就這樣對她說。

他們走上咖啡店的樓上，女招待很慇懃招待他們。

“有空位沒有？”

“有的！靜雅的房間亦有！”女招待用特殊的眼光去估量他們倆，猜不出他們是夫婦或者是愛人。

瓊珠覺着女招待的態度，心裏也感着不自然，面紅紅起來了。

“先生！要什麼？”女招待望着文遠說。

“……”文遠祇望着瓊珠。

“太太！要什麼？”女招待觀察了許久，看他們倆中間，沒有特殊的初戀的愛的神色盪漾出來，所以斷定他們是夫婦，又轉對着瓊珠這樣問。

“討厭！”她感着一種愉快的羞赧，禁不住雙頰發熱，低下頭去。

“先拿兩盅酒來罷！”文遠一面看着菜單，一面對女招待說。

女招待對她看了一眼，笑了一聲，就下樓去了。

她馬上覺着女招待對她的一眼一笑，完全是惡意的譏笑了，她更起了一種愧赧，連耳根都通紅了。

——她像看透了我們的關係了，她像看透了我們的戀愛是不自然了，她像看透了還有一個丁靜如把他的心佔了去了，她像看透了我愛着他，但他不能完全愛我的了！

她愈想愈覺羞赧，愈想愈覺着一種恥辱的羞赧。

他們從咖啡店出來後，又回向G戲院的路上來。

她因為剛才在咖啡店裏的愧赧，還沒有在心版上洗掉，默然跟着他機械的走，儘回想到和李如松進咖啡店的事來。

(二)

去年，秋高氣爽的八月時節，黃瓊珠還是私

立 G 大學的初級生，李如松也是 G 大學的快畢業的學生，李如松在學校裏，有小說家的尊號，在愛讀小說愛讀戀愛小說的女學生當中，他就變了女學生口角上掛着的人物了。

瓊珠初進到學校裏面，常常聽到女同學說到李如松的名字，但她因為沒有讀過常常在 G 大學週刊上發表的他的文章，這個李如松的印像，不過在她的腦裏起了模糊的影子。

有一天，和她同鄉的一位女同學胡佩皋，硬拉她去開同鄉會。她到了會場，才從那位女同鄉胡佩皋，知道了那年輕貌美的小說家李如松，就是她的同鄉，知道了李如松是勤苦的戀愛小說家；並由胡佩皋的介紹，認識了他。

又有一天，她很早的到閱報室來看報，走進門，就看見小說家李如松也坐在那邊了。

“李先生！你早呀！”她向他點頭招呼了一下，他們就坐在對面看起報來了。

時髦的剪髮新裝，黑髮從頂上覆下來，襯托

出半透明般的嫩白面色，和蘋果初熟的雙頰，細長的鼻，具有弧線的紅唇，一切美的印像，投入李如松的眼中，李如松給她吸引住了，儘在報紙頭上偷偷透過眼線飽看對面坐着看報的瓊珠。

她真把李如松風魔了，把李如松的異性的渴想和浪漫的心情，一齊熾烈地燃燒起來了。

她偶然抬起頭來，眼光和對面呆視着的眼光相接，不覺面紅紅低下頭去，又把報紙慢慢捧起來，想掩去她面紅的痕迹。

從此這小說家李如松，掀動了她的心底的情波，但所以能掀動她的心底的情波的原因，在他的年輕貌美的條件外，還有一個小說家夫人的榮譽，在她的心裏起了最大的作用。

亦是一個月明的晚上，他們相約去看江上的明月，江面上沒有因風吹起的漣漪，明月照在江心！像一顆大明珠投到水底了。

“像這樣的風景，真不可多得啊！”小說家在

讚嘆着。

“我覺得五臟都清澈了！”瓊珠也感着歡樂。

“蘇東坡要「抱明月而長終」，人生遇着這個仙境，我真不知要拿什麼話來形容了！”

“……”瓊珠在望着天上的明月。

“投江的志士太多了！他們含着一把眼淚，糊裏糊塗罔圖地跳下水去，真是可惜！我想像這樣的風景，一雙熱烈的情人，相抱着含笑跳入水裏同死了，豈不是仙乎！仙乎！”他嘆說一番後，含笑微睨着她。

“有情人不會做這蠢事吧！”

“真有情的人而兼有美感的，才會做這種事！”

“聽說小說家文學家，多數都喜歡情死，是不是？”她很懷疑地問他。

“是的！只有小說家和文學家才能理解着情死！”

“……”她默然望着江心浮動着的明月。

他告訴她，他還沒有出世，父親就死了，母親把他拖油瓶子嫁到別家去。靠他的母親歷年辛苦的積蓄，他才在中學畢了業。在中學畢業後，自己歸了宗，得着宗族叔伯可憐的援助，才昇學到這私立的G大學裏來。

他又告訴她，他是很窮的無家可歸的光棍，畢業後，自己沒有能力到外國去漆一面金字招牌，恐怕在崇拜洋氣的中國社會裏面，很難找到他立足的地位，最多只有靠着做小說，賣臭文章，做上海攤上的文丐文娼罷了！

他又告訴她，他自認識她以後，覺得文學的天才也增進了好多，覺得人生也比較光明有興趣了，他是怎樣地愛她，但願她做個培植他的女神，去接受他的可憐的神聖的愛罷！

“……”她低下頭去了。

他戰戰兢兢把愛她的話說出口以後，看見她低下頭去，他覺得機會到了，再不能任這最好

的機會一閃就過去了，他就走前了幾步，緊站到她的面前了。但他走近她的面前時，心跳得更厲害，身上寒抖得更厲害，頭腦昏昏然，身也不能支持了。

“我……願以……全……生命……愛……愛……愛你！”他戰抖得太厲害，連他想了幾天覺得是最精彩的話，不特走到她的面前，便忘記了大半，就僅僅記得的一句，都斷續着說不出來了。

他看見她依舊是低頭不動，他想就是這樣把她一把抱起來罷，就是這樣給她一個深深的甜吻罷！但他剛剛要開始動作時，戰慄的心，又把他禁制下去了。

他從側面看見她粉白的半面，菱角般的紅唇，忽然又鼓起極強烈的追求慾，奮勇的把手攬到她的頸上了，他把燥熱的脣湊上去時，她微微拒撐了一下，便讓他猛烈地深深地吻着。

她對他這樣的態度，與其說愛他，甯可說可